

视听翻译教学: 过去、现在和未来

——Jorge Diaz-Cintas 教授访谈

张娟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30079; 湖北工程学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熊兵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30079)

[摘要] 本文是对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翻译研究中心(CenTraS)前主任 Jorge Diaz-Cintas 教授的访谈。他对视听翻译教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做了详尽的解答,并对中国开展视听翻译教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 视听翻译教学; 字幕翻译; 译配解说与配音; 无障碍传播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18)03-0089-05

笔者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资助,曾于2016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翻译研究中心(CenTraS)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访学期间笔者发现,英国翻译硕士培养方向与我国现行MTI培养方向有些不同,例如,UCL翻译类的硕士有MA(Master of Arts)和MSc(Master of Science)两种,两者学制均为一年,MA类似于我国学术型翻译专业或方向的硕士,MSc类似于我国专业型(即应用型)翻译专业或方向的硕士,即翻译硕士,其中MSc一般分为三个方向,即视听翻译、笔译(科技翻译)、口译。目前我国翻译专业硕士统称为MTI(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培养方向一般就两种,即笔译和口译,而“视听翻译”这个方向在我国高校的翻译硕士专业中极少设立。为此,笔者特邀视听翻译领域的知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翻译研究中心前主任 Jorge Diaz-Cintas 教授对视听翻译教学情况进行专访。访谈内容涉及视听翻译教学的历史、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及对在中国开展视听翻译教学的建议。

笔者: Jorge Diaz-Cintas 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今天我想就视听翻译教学情况对您做一个访谈。您一直都是视听翻译及其教学领域中的权威人物,也可以说是领军人物。20年前您在西班牙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您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字幕翻译,据说在西班牙那是第一篇关于字幕翻

译的博士论文。据我所知,西班牙一直都是视听翻译研究领域的领头羊。至今,您在这一领域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著述颇丰,在 *Babel*, *The Translator*,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等多种重要的翻译期刊上发表了有相当影响力的论文,编写的著作及教材也都被奉为视听翻译及教学领域中的经典之作。您目睹了视听翻译领域的风云变化,那么可以先请您谈谈视听翻译教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吗?比如视听翻译作为一门课程是何时何地首次进行教授的?是先有字幕翻译课程还是先有配音翻译课程?无障碍传播(Accessibility)这门课程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设的?

Jorge Diaz-Cintas: 谢谢!的确,正如你说的,活跃于视听翻译这一领域的大多为西班牙裔学者。说实话,很难确定视听翻译作为一门课程最早是在哪一年、哪个学校开设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视听翻译教学应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晚期,那个时候法国里尔大学(Université de Lille)开设了字幕及配音翻译的课程,另外在丹麦的一些学校当时也开始开设一些视听翻译课程。但在英国,视听翻译教学起步相对较晚,我记得我是于1994年在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Roehampton)开始开设字幕翻译课程并教授此课的,毫无疑问那也是整个英国高校第一次有字幕翻译课程。到了九十年代末期,英国已有不少高校陆续开始开设字幕翻译课程。那个时候大多是先有字幕翻译课程,之后才逐渐有配音翻译课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资助(201506770009);湖北省十三五教育规划项目资助(2016GB083);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资助(2016K09);2018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8Q160)。

[收稿日期] 2017-10-10

[作者简介] 张娟,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湖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视听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熊兵,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程,而最近这些年则开始开设“无障碍传播”这门课程,“无障碍传播”主要是指为失聪和有听力障碍的观众提供的字幕翻译(SDH,subtitling for the deaf and the hard-of-hearing),以及为失明和视障人士进行声音描述(AD,audio description),它主要是为了使那些患有视力或听力障碍人士能和正常人一样享受到视听产品。罗汉普顿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将无障碍传播这门课程纳入视听翻译课程体系中的高校,之后不论是英国的高校,还是西班牙、法国、德国及拉美一些高校都将无障碍传播这门课程纳入视听翻译教学中。这一点得益于很多国家有明确的立法,即要考虑到残障人士的一些基本需求及合法权益。

笔者:那么,在当时开设视听翻译课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Jorge Diaz-Cintas: 在刚开始开设视听翻译课程的时候的确困难重重,比如师资问题,当时缺乏能胜任教授字幕翻译课程的教师,师资亟待培训;另外还有资金问题,需要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视听翻译教学设备及软件,而且设备及软件都需要及时更新,这也需要持续注入资金。除此之外,还需要精通视听翻译设备及软件维修的技术人员。我当时一边在罗汉普顿大学(伦敦)任教,一边在西班牙攻读视听翻译博士学位,经常有机会参加一些会议。很幸运的是,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女士听取并采纳了我的建议——她是伦敦一家大型字幕翻译公司的项目经理,当时那个公司正愁招不到合适的字幕翻译人员,而她愿意与我们合作,由我们在学校培训学生,毕业后学生直接去她那里工作。于是我把开设字幕翻译课程的计划向罗汉普顿大学进行了汇报,学校非常支持,另外加上那个字幕翻译公司的大力支持,上面的那些困难和问题都迎刃而解。

笔者:2003年您在*The Translator*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Postgraduate Course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您详细介绍了巴塞罗那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ònoma de Barcelona)视听翻译方向硕士课程情况。如今14年过去了,相信很多事情已悄然发生变化。那个时候您任教于罗汉普顿大学,2008年您去帝国理工大学任教,2013年您带着您的团队来到了伦敦大学学院,组建了翻译研究中心。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想视听翻译教学在这14年里也应该变化不小吧,比如翻译软件及设备应该发生了很大变化,另外还

增添了无障碍传播这门课程,可以请您谈谈视听翻译教学的现状吗,例如UCL的视听翻译教学是怎样开展的?谢谢!

Jorge Diaz-Cintas: 之前我曾在罗汉普顿大学任教,但同时我也在多所大学任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它当时的视听翻译课程体系就是由我设计的,其实那个课程设计2001年就开始执行了,只不过那篇论文发表于2003年。正如你所说的,近些年来视听翻译软件及设备发生很大变化,我们现在用的字幕翻译软件是WinCAPS,这个软件的功能很多,很多公司也用这套软件。很幸运的是,总有一些公司希望跟我们合作,希望由我们用这套软件来培训学生,学生掌握一些技能后可直接胜任其所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再次培训上岗,学生可应聘全职或兼职工作。这些公司在软件价格上给我们提供很大的折扣。WinCAPS这套软件也的确省时省力,给视听翻译及其教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网上虽有一些免费的字幕翻译软件,但有很多限制,功能也并不是那么齐全,用起来有时会耗时耗力。此外,和之前相比,视听翻译课程的确新增了一些,这也是顺应时代发展变化的举措,如增加了无障碍传播、本地化课程等。另外那个时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视听翻译课程主要是针对西班牙学生设置的,主要是西班牙语和英语互译,而如今伦敦大学学院翻译研究中心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国际学生,语种更多。下面我以伦敦大学学院视听翻译硕士课程为例,谈谈当前视听翻译教学的情况。

与其他翻译硕士一样,视听翻译硕士分为全职和在职两种,全职学制一年,在职学制两年。学生必须修满180个学分才能毕业取得硕士学位。视听翻译课程教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必要的技能,能胜任视听翻译职场工作。我们最大限度地提供最真实的视听翻译场景进行培训,让学生掌握视听翻译职业技能。视听翻译硕士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课程,必修课程共150个学分,分别是:语言与翻译(15学分)、翻译技术(30学分)、字幕翻译(15学分)、译配解说与配音(15学分)、无障碍传播(15学分)、论文写作(60学分);选修课30个学分,分别是:本地化(15学分)、医学翻译(15学分)、语言与自动化(15学分)、译者职业技能(15学分)、科技翻译(15学分)。除此之外,在最后一学期还有一个为期两天的关于翻译行业内部的研讨会,会请一些从事视听翻译的职业译员来分享他们的求职或工作经验,给即将毕业入职的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

以上的必修课中,“语言与翻译”这门课主要是讲授翻译理论知识,“翻译技术”主要教会学生使用 Trados 翻译软件,“字幕翻译”主要指导学生用 WinCAPS 软件做字幕翻译,“译配解说与配音(Voiceover & Dubbing)”主要教授用 Windows Movie Maker 及 WinCAPS 做配音,“无障碍传播”主要讲授为听力障碍人士服务的字幕翻译和为视力障碍人士服务的声音描述,这个也得用到 WinCAPS 软件,“本地化”主要讲授如何根据当地的风俗文化对软件、网页、视频和游戏进行翻译,“语言与自动化”主要让学生了解与语言有关的一些技术,如机器翻译、语音识别等。

以上绝大多数课程都是以测试(test)加项目报告(project report)的方式进行考核,外加上平时的出勤率及课堂表现。以“字幕翻译”课程为例,学生要参加期末考试,主要考核 WinCAPS 软件掌握情况,考试成绩占 50%,另外交一份字幕翻译报告,也就是学生找一段未被翻译过的视频,自己翻译出来,从母语翻译成英语,或英语翻译成母语都可以,然后根据自己翻译的内容,写一份篇幅为两千词的报告,解释为何要这样翻译。

学生通过了这些课程考核后,最后还需提交一篇毕业论文(thesis)或一篇翻译报告(project)方可毕业。

笔者:请问视听翻译方向的主干课程(如字幕翻译、译配解说和配音、无障碍传播等)有指定教材吗?

Jorge Diaz-Cintas: 我们所有课程都没有固定教材,我曾编写了一部字幕翻译教材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ubtitling*,第一版于 2007 年出版,第二版于 2014 年出版,尽管这部教材非常受欢迎,但我们上课依然不会拘泥于教材,在我们课程网络系统里,教师会把每次课的授课内容,包括讲义、PPT、视频资料,以及与本次课有关的参考文献的全文都会放上去,供学生随时下载阅读。

笔者:我想问问课程的学时和学分的问题。一学分对应多少个学时?一个学时是一个小时还是 45 分钟?

Jorge Diaz-Cintas: 一个学分是指 10 个学时,一个学时是一个小时。所以这要求学生除了上课外,要在课后加强训练和练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翻译多功能教室(TransCluster)每天 24 小时都对翻译

系学生开放的原因。这个教室有 60 台电脑,基本上每个学生一台电脑,里面安装了各种软件供学生使用,这些软件不能拷贝,只能在教室里使用,学生只需要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及密码就可以自动生成自己的使用界面,非常方便。我们每节课的时间为两个小时,中途可能会休息五分钟。

笔者:目前这一届视听翻译硕士一共有多少人?其中有多少是中国学生?

Jorge Diaz-Cintas: 这一届所有 MSc 翻译硕士一共有六十人,其中视听翻译方向的硕士有 20 人,占三分之一。尽管中国学生在 MSc 翻译硕士中有三十多人,占一半以上,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口译方向的,中国学生似乎都很热衷于学口译,只有三四个中国学生选择视听翻译方向,而且这为数不多的三四个同学中有些就在英国念的本科,但有十多个中国学生将“视听翻译”课程作为选修课。我们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全球各国学生攻读 MSc 翻译硕士的申请至少两百多份,但我们一般只录取 60 人左右。

笔者:我发现这里的学生大多都来自全球各地不同国家,根据他们的母语,他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小班教学。我记得第一学期上字幕翻译实践课时,中国学生被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不到 10 人,这种小班教学有效地保证了教学质量,对学生而言非常有利。但如果某一种语言就只有一个学生,那你们也会专门为这一个学生去聘请老师来进行一对一的教学吗?

Jorge Diaz-Cintas: 当然会啊,事实上,我们也一直这样在做。目前有一个口译方向的中国女生,由于她是朝鲜族,她母语为韩语和汉语,在这儿同时学习英-汉及英-韩口译,她是唯一一个英-韩口译学生,应她的要求,我们专门为她一个人聘请了一位韩国老师。还有一个母语为希腊语的学生也是一对一教学,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中国学生是最多的,所以班容量也是最大的,原则上我们以每班 8 个学生为上限。总之,我们会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需求。

笔者:那么,什么样的教师才能胜任视听翻译课程教学呢?换句话说,您作为翻译研究中心的主任,您招聘视听翻译教师时,您更注重他们哪些方面的素质呢?

Jorge Diaz-Cintas: 这得视情况而定,有些从事视听翻译研究的研究型人员,基本上都具有博士学

位,他们可以给学生上视听翻译理论课。不过,如果是单纯招聘教员从事视听翻译实践课程教学的话,我更倾向于那些经验丰富的职业译员,他们有的是自由职业译员,有的供职于一些翻译公司,他们大多都没有博士学位,最大问题是他们大多不会授课,不知如何组织一堂课,不知如何与学生互动,激发学生课堂积极性,但即便如此,也没关系,我们会培训他们,让他们多听课,学习别人的经验,教他们应怎样从事教学,如何启发引导学生,如何与学生进行互动,一般我们会给他们提供教学材料和教案,经过几个月或一年的培训后,他们都能胜任教学工作。我们向来对有丰富翻译实践经验的教员求贤若渴,因为他们对这个行业 and 这个市场非常了解,知道市场上需要怎样的翻译人才,他们会言传身教,把这些信息及技能最大限度地传授给学生。

笔者:你们会给学生提供兼职或就业的信息或机会吗?

Jorge Diaz-Cintas:当然会!我们一直和很多翻译公司合作,学生经常会获得兼职的信息或机会。当然我们聘请的很多教员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职业译员,很多都有十多年的翻译经验,甚至有些教员本身就有自己的翻译公司,所以他们经常会给学生提供兼职锻炼的信息或机会。

笔者:我知道科技翻译和口译方向的学生可以选视听翻译方向的相关课程作为选修课程,那么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可以这样选吗?如计科系的学生若对字幕翻译感兴趣,那他可以选修这门课程吗?

Jorge Diaz-Cintas:不可以,我们所有翻译课程只针对翻译系的学生开放,视听翻译课程只接受翻译专业的学生,不接受其他非翻译专业的学生,哪怕他是双语者,如果他不是翻译专业的学生,也不可以选修。

笔者:如果不是翻译系的学生,但是他对视听翻译很感兴趣,那他怎样才可以接受到这方面的培训呢?

Jorge Diaz-Cintas: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提供职业培训课程及在线培训课程。职业培训课程是利用周六或暑假来伦敦大学学院翻译研究中心的多功能教室进行培训;在线培训即远程培训,可以足不出户就参加相关课程的学习,全球范围内都可以,不仅限于英国。你刚才说的其他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这

种方式学习视听翻译,我们可以颁发证书,证明你曾参加此视听翻译课程的专业培训,但是不能取得学位。课程内容和 MSc 翻译硕士内容一样,不过可以自行选择,比如你只想上字幕翻译课程的话,你就只需购买选修这一门课程的权限就行,很具灵活性。有些来参加课程培训的学生是以前在这儿取得翻译硕士学位的学生,他们已经入职,但他们想充电,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及职业的需求,因为这个领域更新速度非常快,不断有新的内容和新的软件出现。

笔者:您觉得在现行的视听翻译教学中哪些方面还可以更完善一些?可以请您展望一下未来的视听翻译教学吗?

Jorge Diaz-Cintas: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视听产品种类不断增多,在视听翻译教学中的确总是有很多东西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我近期打算新增一些课程,如开设 Respeaking、Video Game 这样一些课程。Respeaking 类似于口译,指译员将听到的视听产品内容用目的语复述出来,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把复述(口译)出来的内容直接由语音识别软件转化为字幕,字幕又可以分为为正常人服务和为有听力障碍人士服务等不同的类型。

我想不久以后视听翻译教学应该会成为整个翻译教学的主流,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交流工具和媒介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我们更依赖于视听产品,且视听产品无所不在,当今人们获取信息主要依赖于电视、电脑、平板、手机,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传播面广。如今视听产品不再仅仅局限于电影电视这些娱乐或广告产品,现在有很多课程都可以通过视频全球共享,可以足不出户就享受到顶尖学府教授专家们的授课。所以我想未来知识或信息的载体可能会逐渐由纸质资料转化为视频资料,而且这样也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视力和听力障碍人士的合法权益,让他们获取与我们正常人一样的信息,他们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去电影院、戏剧院、歌剧院、博物馆、画展等等。所以我认为在未来,视听翻译教学应该会成为整个翻译教学的主流,有很多课程还待开发和挖掘。

笔者:对,我也相信视听翻译及其教学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我记得您在您的一本书里提到“教学往往落后于职业需求”,的确如此,就拿中国来说,目前视听翻译教学远远落后于社会对视听翻译

人才的需求。如今字幕翻译组在中国比较盛行,他们大多为在校学生,凭着满腔热情、出于自身兴趣爱好,将自己翻译成果无私奉献给观众,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导致翻译质量良莠不齐。目前在中国,视听翻译越来越得到业界和学界的关注,我想现在在中国是时候系统地开展视听翻译教学了,您能对此给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吗?

Jorge Diaz-Cintas: 当今社会视听媒介及视听产品无处不在,且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视听翻译人才。不仅中国,现在很多国家都希望开展视听翻译教学,因为大家都逐渐意识到视听翻译教学的重要性,前几天我刚从阿根廷开会回来,在那次会议上很多国家都表示想开展视听翻译教学,如巴西、智利、俄罗斯等等,但是苦于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前不久我遇到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士,她自己在北京开了一家字幕翻译公司,因为她手头上有很多资源,希望开展与 BBC 合作的业务,但是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视听翻译人才,于是她只好自己来伦敦来学习视听翻译。

我认为在中国要开展视听翻译教学,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师资培训,不需要培训上千个老师,只需要那么一两个就行,让他们成为中国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带动这个领域的发展。对他们进行培训的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视听翻译教师,而不是视听翻译职业译员,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视听翻译师资培训的内容应该包括如何设置视听翻译课程,如何上好字幕翻译、配音翻译、无障碍传播、视频游戏翻译等课程,如何操作相关的设备和软件,应讲授哪些内容,应给学生准备哪些材料,应如何教学生使用各种软件,等等。

此外,教师还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如今很多学生对信息技术软件掌握的熟练程度可能要胜于教师,而视听翻译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需要配备专门的设备和软件,因此教师可能会觉得自己不能很好地

胜任这类课程教学,甚至觉得自己还不如学生。教师不能由于有这些心理障碍而拒绝开设这样的课程。另外,关于视听翻译作为一个“方向”的设立,可以循序渐进。比如可以先把视听翻译课程体系中的某些课程(如字幕翻译)作为选修课开设,无论在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都可以这样,之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增设译配解说、配音翻译、无障碍传播等课程,那时视听翻译的核心课程就初具规模了,于是视听翻译慢慢就可以作为一个与口译、笔译并列的方向开设了。

我在很多国际性翻译会议上得知,中国政府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中译外上,但是他们翻译的不少内容是孔子或类似于孔子那样的东西,孔子太遥远了,我们希望了解的是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态。其实,视听翻译就是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便利有效的途径。通过一些电影、电视、纪录片,我们就能很好地了解中国目前的状况。但很可惜,很少有这类的片子。我在澳大利亚的一次翻译会议上,看到一部配有英文字幕的中国现代电影,电影名忘了,它讲述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当时在场所有人都非常感兴趣。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不妨从视听翻译入手,从培养视听翻译人才入手。那样的话,我相信很快中国视听翻译教学会有突破性进展。

笔者: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 在此我也希望中国的视听翻译教学能有个良好的开端,并能不断取得长足的进步! 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注释:

① 笔者采访 Jorge Diaz-Cintas 教授时,他是 UCL 翻译研究中心的主任,现任主任是 Theo Hermans 教授。

(上接第 88 页)

参考文献:

- [1] 傅敬民. 译学荆棘[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 [2] 韩子满. 轻视研究对象——当前国内翻译研究的一大症结[J]. 当代外语研究, 2017(5): 66-71, 95.

- [3] 黄友义. “一带一路”和中国翻译——变革指向应用的方向[J]. 上海翻译, 2017(3): 1-3.
- [4] 黄忠廉. 研究根植于泥土, 译论生发于事实[J]. 上海科技翻译, 2003(2): 4-5.
- [5] 孙致礼. 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J]. 中国翻译, 1997(2): 10-12.